



重推

亲近黄河 感知中国

□ 刘宁



永靖黄河三峡风光(资料图) 慧霞

自古以来,大江大河牵动着文明的变迁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写黄河就是写中国,2016年我开始创作《黄河中国:踏遍大禹走过的土地》(以下简称《黄河中国》),为此亲临黄河,力图使自己的写作接近原生态,使读者能感受到更具现场感的黄河。近日,《黄河中国》一书终于出版发行了,以此可告慰往昔黄河上的峥嵘岁月,也对自己多年从事的黄河文化及其文学研究作一个小结。

田野考察与黄河之旅

《黄河中国》以实地走访的形式探寻黄河流域的自然景观、人文历史、风情民俗,以及黄河流域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等,从而展现近现代黄河风貌与人民生活。从2016年至2018年,我在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九省区行走,历经三个春夏秋冬,跋涉5000多公里。采取边走边看边读,边体验边思考的方式亲近母亲河。

通过黄河田野考察,我获得了三类材料,第一类是地方文献资料。陕北佳县文化馆的同志给了许多他们近年出版的地方文化资料。潼关方面的资料更丰富,涉及历史文化、金矿开采、生态保护以及文学创作。第二类是田野上遗存与保留的各类黄河碑刻、景观文字

介绍。在山西平陆黄河边收集到关于中条山六六战役状况,在宁夏水利博物馆收获两千多年来宁夏地区引黄灌溉资料。第三类是遇到各式各样的黄河人,拍摄了许多弥足珍贵的黄河照片。

《黄河中国》展示笔者行走黄河所见的壮美自然景观,呈现黄河自然文化的丰富内涵。黄河从青藏高原一路奔腾而下,穿越黄土高原、奔流在华北平原上,以向世人展现黄河流域丰富多彩的自然样态、山河文化与生态哲学。在陕北榆林天台上,黄河如玉带般蜿蜒在黄土高原。在内蒙古托克托县神泉园,看到黄河与库布齐沙漠相拥。青铜峡黄河大峡谷汇集了峡谷、湿地、塔群、古渠等众多景观。晋陕黄河大峡谷左襟山西、右带陕西,黄河在峡谷里蛇曲而行,构成壮美的九曲十八弯自然景观。在黄河入海口,铺天盖地的芦苇、波光潋滟的湖泊、随处可见的滩涂,迁徙季节,丹顶鹤、白头鹤、白鹳等珍稀鸟类在这里捕食、翱翔、栖息。

黄河文学与百姓故事

《黄河中国》以“水”作为写作主线。“水”主题落实在书中涉及的黄河八大自然人文地理单元:河湟、河套、西海固、河东、关中、陕北、河洛、齐鲁地区。河湟地区彰显河流文化,河套地区凸显

引黄灌溉历史,河东地区突出保卫黄河往事,关中地区讲述农耕文明,陕北黄土高原凸显生态文明建设,西海固地区探讨寻水、引水问题,河洛、齐鲁地区讨论黄河生态问题。

黄河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是在传说中的“大禹治水”时期,“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是《左传》中关于黄河的记述。中国人歌咏黄河始于魏晋时期,唐人320首诗歌对黄河的吟咏达到高潮,两宋黄河诗全面反映河患深重的社会现实和治河斗争史。因此,历代黄河叙事赋予了黄河以深厚、持久的文化生命力。在笔者看来,现代黄河文学是对黄河文化的深层显现。以民族精神为核心内涵,以民歌、民谣、地方戏曲等文艺形式呈现,形塑国家形象、彰显民族精神。20世纪20年代佳县黄河船工李思命创作的《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唱出晋陕黄河大峡谷的奇险,以及人与自然搏斗的民族精神。20世纪30年代音乐家洗星海与诗人光未然联袂完成的《黄河大合唱》,彰显中华民族的抗争精神。当代作家李準的《黄河东流去》、从雅熙的《雪落黄河静无声》等作品无不展现黄河形塑民族魂、凝聚民族精神的内涵。

《黄河中国》书写的是现代黄河流域老百姓的故事,呈现的是近现代百余年来

河流域的社会变迁,以及融入老百姓衣食住行、婚嫁娶日常生活中的文明嬗变。

黄河中国与河流文明

《黄河中国》以黄河流域老百姓日常生活变迁折射当代中国社会变化,展现了泱泱大国新形象。《汉书·沟洫志》讲,“中国川源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黄河文化的发展最终铸就中华民族坚忍不拔、百折不挠、奋发前进的民族性格。

以千年时间看黄河,黄河漕运是秦汉至唐宋时期的经济生命线,曾支撑着中华文明。汉唐时关中所需的粮食从关东地区逆黄河运输而来。同时,引黄灌溉奠定了中华农业文明的基础。宁夏引黄灌溉始于秦汉,引黄干渠25条,每一条渠、闸、坝都展现引黄古灌区的历史文化。人们常说,“天下黄河,唯富河套”,引黄灌溉不仅养育了银川平原、河套平原,而且扩展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关中地区自秦固修建郑国渠以来,引渭河最大支流泾河灌溉,造就了关中的陆海之田,正如汉代民谣里所歌:“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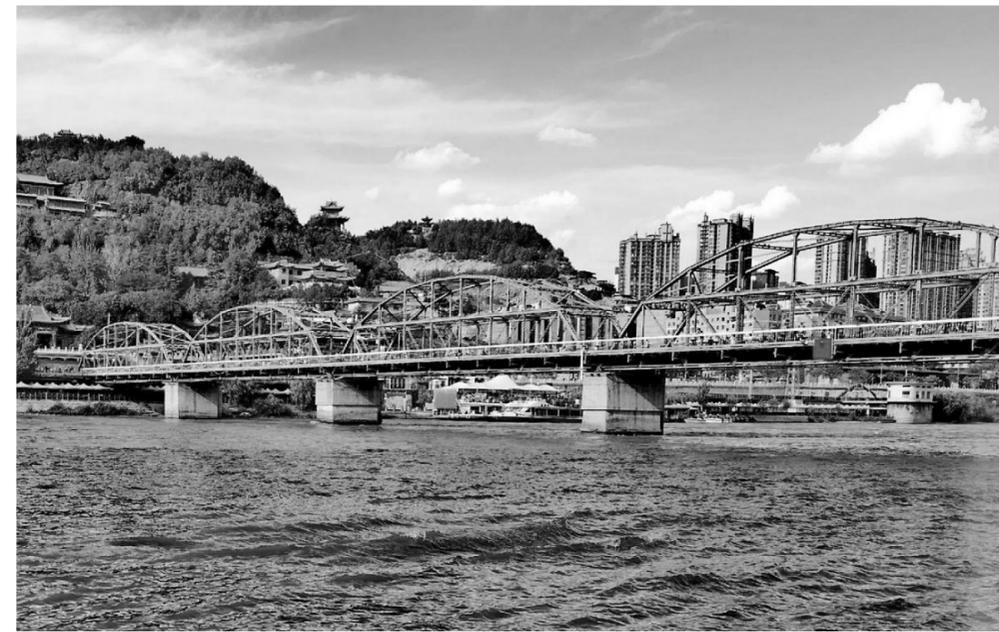
以百年时间看黄河,《黄河中国》彰显黄河古文明之上崛起的现代文明。在书中我特意写了三座百年黄河铁桥,它们分别是兰州黄河铁桥、郑州平汉铁路黄河桥和济南泺口黄河铁路桥。黄河上最初修建铁桥的历史在晚清末年,清政府决定修建平汉黄河铁路桥,这是黄河上的第一座钢铁建筑,然而在1938年抗战烽火中,为阻挡日军进攻被炸毁了。如今,郑州地段已经修建了十余座黄河桥,每一座都很现代很漂亮,应该说黄河是国家昌盛、民众幸福的最好见证者。

被黄河切割的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呈现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从20世纪50年代我国开始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工作,到20世纪90年代国家对黄河中游地区多条支流开展大规模治理,相继实施《黄河流域黄土高原地区水土保持治理规划》《黄河流域多沙粗沙区治理规划》,到今天黄土高原的主色调由黄转绿,黄河由浊变清,到处绿树成荫、碧草青青,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绿色是富裕的文明,也是富裕的象征。

黄河以独一无二的方式向世人展现了中华大地丰富的自然形态与历史时空,母亲河也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中华文化史、中华文明史的符号与民族标识。“黄河很美,将来会更好”。

《《黄河中国:踏遍大禹走过的土地》,刘宁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本文系作者创作谈,有删节)

兰州黄河铁桥 资料图



万里蓝天明净高爽,白云朵朵浅淡悠闲。从天空飘逸的白云间,我读懂了秋的神韵。

五谷丰登的香气扑鼻而至。俯瞰神州大地,积攒了无数经验的农夫,站在田埂上感受用汗水镀亮的秋光,望着一眼看不到边的累累果实,无不感慨。

付出无数心血的农夫,一遍遍审视着丰收在望的硕果,筹划着心中的“大事”,笑得合不拢嘴。十几岁的我们,单纯得如头顶那片蓝天。我们除了在田间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之外,就是蹒跚田野里的果实了。趁大人干活时,我们就躲在地头烧毛豆、烤红薯、烤玉米。

黄多绿少,疏密有致,情趣盎然的田野,一时成为我们的乐园。这个乐园的四周无院墙遮挡,只有等待收获的庄稼。

黄豆地里,豆荚垂挂在豆秧上如风铃摇曳,蝈蝈憋足劲儿叫着,仿佛永不停歇。由于播种时间不同,黄豆成熟的时间也不同。有的黄豆收割过了,有的黄豆正等待收割。收割过的黄豆地里,有很多豆叶。豆叶是母亲和婶子们摊煎饼时用的

美文

秋实之约

□ 刘传俊

柴火。豆叶当柴火用时,火势不软不硬,有助于铁锅里的杂面糊均匀受热,使出锅的煎饼软硬适度、老少皆宜。

那时候,我们最喜欢烧毛豆吃。连根拔出黄绿色的豆秧,将豆秧上部斜着对接起来做成豆架,豆架上下放一些干豆叶,点燃一根火柴,整个豆架就陆续燃烧起来,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豆架上烟气缭绕,豆架旁的我们笑个不停。

毛豆差不多该烧熟了,脱掉毛豆的外衣,吹走灰尘,黄中带青的毛豆胖乎乎就亮相了。我们不怕毛豆烫手,捏一颗就往嘴里放,无论是干脆的还是绵软的毛豆,都有意想不到的滋味,那种天然的香气令人回味无穷。

烤红薯时,先挖一个长方形的地沟,地沟一端微微上翘,便于填柴火。上面横放一些湿树枝,把红薯架在树枝上,细长的红薯更好烤熟。地沟尾部垒一个稍高一点的“烟囱”,以便通风抽烟。

要点火了,干豆叶只能当引柴,稍硬实的玉米秸秆是主要柴火。我们把柴火填进地沟,烟熏火燎。当树枝被烧断之后,红薯自行掉进地沟,正好在热灰里焖一焖,焙一焙。吃红薯时,虽然有的红薯还是夹生的,但是并不影响我们大快朵颐。

“玉米无血,经火就熟。”这是我们烤玉米时的一句戏言。从地头砍下一根树枝,把一端削尖,插在玉米后面,举在火堆上转着圈烤。尽管有的烤焦了,有的

半生不熟,但是大家并不嫌弃,反而啃得津津有味。吃完烤玉米,相互对视,发现嘴巴周围都是一道道黑印,如同小花猫长出的黑胡须,不禁莞尔一笑。

“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秋天,是丰收的季节,也是文人墨客咏诗诵词的季节。有“采菊东篱下”的闲适,有登黄鹤楼的惬意,更有无垠田间忙碌的充实。

金秋时节,摘棉花的,割稻子的,打谷子的,刨红薯的,砍高粱秆的,掰玉米的,忙碌的身影在田间地头随处可见。洁白的羊儿恬静地吃草,健壮的牛儿拉车奔忙,哗哗的叫声不时传来,偶有烧毛豆的烟气从旷野升起,一幅多么美好和谐的田园牧歌图啊!

谷子登场,核桃满瓢。我的秋天梦犹如一首古诗:“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

(摘自《医药卫生报》2024年9月26日)

作为敦煌文化的实物遗存代表,莫高窟无疑是王冠上最璀璨的那颗明珠,被誉为文化圣殿。

施秀萍是一位多年从事文化报道的记者,如扎根大漠的莫高窟人一样,对莫高窟、对敦煌文化有着深深的热爱和眷恋。她长期关注敦煌,书写敦煌,以多年创作积累而成《念念敦煌》,分“典范与高地”“千年莫高”“可爱的敦煌人”三部分,生动记录了令人向往的敦煌以及动人的敦煌故事。

“典范与高地”主要记述了敦煌研究院围绕“典范”“高地”“数字敦煌”等建设的发展历程及取得的喜人成绩,以及弘扬敦煌文化,传承莫高精神,讲好敦煌故事等方面的典型做法。

“千年莫高”收录了多篇“莫高窟创建1650周年”系列报道,分为开篇篇、营建篇、发现篇、看守篇、基础保护篇、窟体保护篇、环境保护篇、本体保护篇、开放篇、共赢篇、临摹篇、数字篇、传播篇、回归篇等14个篇章。从公元366年乐傅在三危山敲响第一声锤音开始写起,详细梳理了莫高窟的营建历史、时代背景、巨大价值,以及莫高窟惨遭劫难再到国人对世纪觉醒开始保护,尤其是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为代表的一代代“莫高窟人”扎根大漠,不忘初心,使莫高窟走出无人管理的困局,一步步成为名扬四海的文化宝库的历程。

这14个篇章均以时间为主线,事件为副线,既独立成篇,又紧密关联,文章既注重莫高窟营建、发展的时代背景,又注重从细节上描写莫高窟壁画、彩塑等艺术的独特价值。从细微处刻画代代“莫高窟人”围绕“保护、传承、弘扬”宗旨,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和感人故事,力求以兼具纪实性与可读性的文字,回顾莫高窟走过的跌宕起伏的千年岁月,触摸这块文化瑰宝来之不易、存之亦艰的历史辙痕。

往事越千年。跌宕起伏的敦煌往事令人牵挂,可敬可爱的敦煌人同样令人钦佩、感动和铭记。怀着深深的敬意,作者将一个个可爱的敦煌人的事迹倾注笔端,通过发自内心的朴实文字,向他们致敬,也希望通过朴实的记录让更多的人认识这些可爱的敦煌人。

他们,有些是扎根大漠、奉献一生

回顾莫高窟走过的岁月

□ 苏伯民

的“莫高窟人”,既有“时代楷模”——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国家卓越工程师团队”——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全国三八红旗集体”——敦煌研究院文化弘扬部团队等群体,也有“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大国工匠年度人物”——李云鹤等个体,他们眼里、心里全都是敦煌。有些人虽身处异地,但他们是心心念念心属敦煌的敦煌人,或从事美术创作,或创作纪录片,都离不开敦煌,绕不开敦煌。认识了这些可敬可爱的敦煌人,也就能感知到,为何敦煌总是那么有魅力。

一念,敦煌;再念,还是敦煌。从这个角度讲,作者也早已是敦煌人了。

(《念念敦煌》,施秀萍著,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此文系该书序言,有删节。)



莫高窟九层楼 资料图

动态

《石头中泅渡的奔马》出版

近日,我省诗人牛学银的诗集《石头中泅渡的奔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石头中泅渡的奔马》是诗人牛学银近四十年创作的自选诗集,共收入诗、词、赋780余首(篇),主要由新十四行诗、自由体诗、叙事诗、古体赋诗以及诗人2013年后创作的编年诗歌等几部分组成。

诗集中有对自然的真情描绘,有对亲情爱情的感念与记怀,有对事物精神的解剖与诠释,有对人生意义的思索与追问……应该说,牛学银的诗歌是鲜活的、生动的,情感细腻,思想深邃,饱含着特有的敏感

和力量,其创作既有诗人独有的灵性冲动,又有自觉的理论指导,因而他的诗感情充沛,形式自由,内序严谨,偶句天成,处处流露着对个体生命的强烈感受。他形象的诗情描述带给读者心灵的抚慰与震动,表现出一个诗人的天真和赤诚,正如该书序言中所写:“牛学银的诗极富形式之美感,即如十四行诗和自由体诗,也追求句数字数的工整、骈句散句的错落,间有倒装、省略、奇喻造成的陌生化句式和表达,既保持了诗歌的错落整齐、回环往复,又保持了诗歌的表达张力与阅读意蕴。”

(王 翻)

《流动的美学:文学批评的多维向度》出版

近日,青年学者王顺天的学术论文集《流动的美学:文学批评的多维向度》由读者出版社出版发行。

在本书中,作者以深邃的笔触和多维的视角,对文学批评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从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独到见解,到生态批评的前沿思考,再到对“文学性”这一核心议题的深刻挖掘,通过对汪曾祺、李敬泽、叶舟等作家作品的细致解读,展现了作者在文学批评领域的独特视角和敏锐洞察力。

本书还将目光投向“90”后文学、青年写作、儿童文学等文学现象,并对电影改编文学的叙事与影

像进行了研究。这种跨界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深度,不仅丰富了书籍的内容层次,也为读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思考空间。在书中,作者对当前文学批评界的热点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即如何激活和发掘作品的文学性,如何从现代性认同的角度审视文学批评,文学批评的主体与客体如何有效对话等。这些探讨既富有启发性,也体现了作者勇于探索学术难题的钻研精神。此外,该书还对“文学性”的研究与批评进行了全新解读,特别是以汪曾祺研究为中心,深入剖析了文学性研究与批评的内在逻辑。

(王 翻)